

1604
内部发行

臨汝文史資料

第二輯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北76/08

做好文史资料征集
为临汝县育婴堂
服务。

李克荣 1986.10

中共临汝县委书记李克荣题词

继承历史遗产
激发爱国热情
扩大统一战线
振兴沙州经济
全葆银
一九八六

中共临汝县委副书记、县长全葆银题词

冰解风和
冬去春来
推陈文史共雅常
集思广益
励志育人
出新事业同奋斗

許相洲

1986.10

中共临汝县委副书记许相洲题词

嵩嶽伏牛遙相望
山川靈氣鍾此邦。
悠悠崑崙嵎嵎歲月里。
志士仁人是同流。
喜逢盛世編文史。
博采精造續春秋。
陳文傑
一九八四年十月

政协主席陈文杰题词

做好文史資料
征集 為臨汝
建設服務

于福才

八六年十月

政协副主席于福才题词

目 录

- 一、临汝镇阎家纪闻……………魏中泮 (1)
- 二、阎阁岑伏法始末……………左宗濂 (9)
- 三、阎竹林枪杀我家的经过……………王晓岚 (13)
- 四、国务总理赵秉钧轶事片断……………赵纯厚 (17)
- 五、豫西师管区司令部在临汝被击溃的经过……………毛汝采 (22)
- 六、回忆冯玉祥将军二、三事……………雷育斋 (30)
- 七、河南省立临汝中学十年教育回忆录
 (1937年—1946年)……………张宗阳 (33)
- 八、“水、旱、蝗、汤”之我见……………丁盛福 (37)
- 九、临汝县童子军简介……………郭德化 (42)
- 十、戴民权轶事……………梁廷松 (46)
- 十一、青瓷之花汝瓷为魁……………张天庆 (48)
- 十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临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54)

临汝镇阎家纪闻

魏少游

阎曰仁兄弟六人，子侄很多，世居县城西六十里的临汝镇。民国前后，在本镇开设粮行和车马厂，自己有大车四、五辆，贩运粮食和盐，并代人运输货物，很能赚钱。民国初年地方秩序混乱。徐逢春、牛朋安聚众数十人架杆为匪，打家劫舍，劫路绑票无所不为，素和阎家勾结，乡人受害很大。当时第六镇协统周符麟带北洋军驻扎洛阳，群众会商联名往洛阳请求周进驻临汝剿匪，并严办阎曰仁兄弟通匪之罪。阎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惶，打算携同眷属逃避远方，以免祸及全家。他的兄弟多不赞成这样行动，以为目前虽可逃出，丢掉财产事小，将来怎样结局？不如冒险和土匪一拚，胜则转死为生，败也落个打匪而死的美名，遂决计摆好酒席请徐、牛等人到阎家粮行共议成立临汝镇局子之事，把别的匪徒安置在外处，这些匪头，毫无戒备，吃得太醉后，阎曰仁弟兄和心腹伙计各备砍刀一把，一齐动手，抱的抱，砍的砍，土匪头子全被杀死，跟随的匪众也捉的捉了，跑狗跑了。阎曰仁就连夜跑到洛阳见了周符麟报告他兄弟们诱杀杆匪的情况，并恳请火速进兵清剿余匪，周符麟大力嘉奖并亲自带兵驻临汝镇进剿。阎曰仁就变通匪为杀匪，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从此站住了脚，恶势力也大大发展起来了。

周符麟驻临汝镇几个月，需要粮秣数量很多，这就又给阎曰仁一个发财的机会。阎素有鸦片烟癖，阎千方百计向各处搜

寻鸦片，这一大盒没有吸完那一大盒就又送来，吸不完的就收藏起来。周每日三餐都是上好酒席，山珍海味无所不备。所有军官以至士兵都是按等级分别招待，各如其分，把周恭维得头脑发昏。阎取得周的信任就狐假虎威借机报复，对于平日反对他的人秘密报周，说是通匪，派兵抓来就枪决了。谁托人向阎曰仁行贿他就向周代为解脱从轻处理或立即释放。当时支应军队所有粮秣吃食及一切费用，阎曰仁不但不拿出分文，反任意向临汝镇附近各区浮派几倍之多，军队虽按物发价，阎曰仁却一文不发，就地多派的东西和军队所发的价款尽行饱入私囊，侵吞之多不可数计，人所共知，也不敢向他算帐。阎曰仁还借协助军队剿匪之名，向各区抽调些人和枪，又在浮派款项之内拿出一部分，买些枪枝作为私有，经常在临汝镇寨内养团队二百多人，为他看家守寨，所有款项都是向各区摊派，权势日益强大。

一九一四年毅军冀长赵倜带兵到临汝、宝丰、鲁山一带剿匪，首先进驻临汝镇，阎曰仁对于赵倜比对于周符麟尤为恭维，除供酒席鸦片外，还赠送许多珍贵皮衣并绸缎衣料和参茸补品。所有赵倜的部下军官及护兵也都有馈赠，人人满意。赵倜对阎曰仁大加赏识，认为精明能干，才堪大用，后来赵倜任河南督军兼省长时，就委任阎曰仁为巡缉营统领，驻在京汉铁路许昌、信阳一带，为赵倜采购军粮，扣有火车一列，名为专供运输军粮，实际阎曰仁就把这一列车作为他贩运私货并代商人运送货物之用。当时火车缺乏，商人运货须向路局行贿才能装运。许昌巨商牛敬亭因贿阎曰仁的车皮，就发了大财，阎曰仁赚的钱更不数计了。阎曰仁既升官又发财，他的三弟阎曰礼、四弟阎曰智仗恃阎曰仁既是军官又是赵倜跟前一个红人，真是如虎附翼，在家乡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閻曰礼奸诈险毒，谁要是接近他，谁就要吃他的大亏，所以人都称为三蝎子。赵春秋也是閻家兄弟窝藏过的匪首，自閻家兄弟把徐逢春杀死后，赵春秋就独树一帜，颇为猖獗。临汝镇西南附近有一个郝寨防守很严，各村富户多迁入寨内，以逃匪乱。不料一九一三年夏，被赵春秋把寨攻破，打死的人很多。閻曰礼开有一个放帐铺和这些富户有银钱来往，大概知道他们的田地都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亩。郝寨一破他兄弟连夜假造一些借约，上写某人借多少钱，而且都是以田地作抵押的，凡被匪打死的人，都是在他的放帐铺内有借款，有借约，有中证，有帐簿，样样具备。于是这些家的田地就自然归他所有了。乡里虽明知没有这回事，但谁也不敢说一句闲话。

无论什么人要是有一小块田地邻近閻家，谁就要倒霉。閻曰礼交待佃户今年把这地犁到他的田地一些，明年又犁去一些，不到很长时间，就把这块地犁完了。传说閻曰仁有一次回家扫墓，他有一个旧友去看望他，谈到家庭琐事，他的旧友说：“我的老婆很没成色（土语就是不好的意思）活着好串门子，不料死后仍是好串门了。”閻曰仁听出话里有话，立即把閻曰礼叫到面前大加训斥。随即叫把这块地划出来仍归他的旧友，这不是一件奇闻吗？

閻曰仁兄弟们的势力，在临汝镇虽可独霸一方，但他的野心很大，要把他的恶势力扩张到全县。民国初年县境土匪猖獗，县城时在危急之中，閻曰仁乘帮助剿匪之名，把他二弟閻曰义推荐给县长，充任全县民团大队长，借此好和县长勾结，假县政府之命令，指挥各区团队以便达到他独霸全县之目的。不料閻曰义和各区尚无联系好就调各区团队赴汝河以南剿匪，各区团队俱都观望不前。閻曰义遂陷入匪围，被打死。閻曰仁的野心不但未遂，反把閻曰义的生命送掉。

阎曰仁的四弟阎曰智外号阎四模糊，他所用看家壮丁，大半都是土匪，每日以巡路为名，遇有单身客商就拦路抢劫，若要抵抗，立即打死。茄店沟里时常发现的死尸，都是他们干的。阎曰智的私枪很多，经常租给土匪使用，坐地分脏。后来阎曰仁当了军长，阎曰智拚凑些人枪当了旅长，驻在鄆陵一带，他的护兵马弁大半是土匪出身，仍时常回到临汝干那些抢劫绑票的旧勾当，赎肉票的人都跑到鄆陵旅部讲价钱毫不掩饰。

阎曰智的儿子阎阎岑小名阎小五外号五阎王，豢养一部分悍匪，以连天生、连桂山为领袖，人都称他们为打药团。无论任何人，如有仇人，想杀掉他，只要肯花钱，雇这个打药团，钱一交清，不出几日就把仇人杀死。被杀者的家属，如不告状就算完事，倘若指名告状，全家都将被打药团杀个干净。阎小五的“五阎王”外号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阎曰仁的三弟阎曰礼在鳌头开一煤矿，强占农民的田地，不出租钱，矿井开到那里就占到那里，谁敢抵抗，就派打药团把这人杀掉。所用矿木一向不出钱购买，派护兵马弁到附近各村，无论谁家的树木，只要看着能用，就在树上用刀砍个标志，限期叫树主送到矿上，要是如期送去的话，还可以拉几车煤作代价，如抗拒不送，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农民人人畏惧，只有要命不要树了。

无论何人要有一块肥沃田地与阎家田地邻近，阎曰礼总要千方百计把这块田地弄到自己手里。若田主不愿出卖，就是某甲的田地，某乙出名说是他的田地，卖给阎家，阎曰礼也敢收买。这些小地主大概都是懦弱农民，斗既斗不过他，告又告不翻他，再加阎家的打药团又可暗下毒手。这种纠葛经过阎曰礼的走狗一面恐吓，一面劝诱多少给某人几个钱就算完事了。临

汝镇警察所长李耀华曾经对我说过，有一个农民（忘其姓名）有十五亩菜园地，与阎家的地邻近，恐被阎家侵占，不如早日卖给阎曰礼，经人说合议定地价，成立契约，先交一部分地价，等吃过“合食”后（地方习惯田地买卖成交后须由买主备一酒席请卖主和中证人，名为摆合食）才把地价交清，不料吃“合食”的次日，卖主向阎曰礼支取地价，阎曰礼竟说所有地价昨日已经交清，所有中证人都是阎曰礼的狗腿，都证明地价确已交清。阎曰礼开的京货铺的帐簿上也有登记，人证物证都很完备，阎曰礼反说卖主讹他，卖主和阎曰礼争执不过就大哭而去。

阎曰智的儿子阎小五豢养打槩团啦，租给土匪枪枝啦，坐地分脏啦，侵占农民土地啦，真是无恶不作，人人恨之入骨。阎曰智不但不加制止，反时常对人夸耀阎小五有才干，有本领，能弄钱，高兴的了不得。阎小五想吃水果，阎曰智就在开封、洛阳成篓的买水果，派人往家里送，阎小五喜吸鸦片和毒品，阎曰智就弄些上好的鸦片和毒品供给他吸。阎曰智如此鼓励阎小五。所以，阎小五的胆子越来越大，作的罪恶越来越多，竟至于败家灭门一败涂地。阎家通过强取豪夺，拥有肥田三四百顷之多，住宅占有临汝镇一角，有转圈楼房一百多间，周围相通。临汝是许昌到洛阳的通衢，时常有军人官吏经过，不是宿站，就是尖站，都要招待在他家里，他经常备有成雅的山珍海味，就是一次一百桌酒席，仓促之间也可以立即端出来。所有过客都是吃得好，住得好，满意而去。阎曰仁和他的兄弟子侄们应接不烦，好客之名远近皆知，其所以这样阔绰，是想借此讨好于过往文武官员，企图掩盖他们平日的不法行为。

抗战时期河南大学迁到嵩县谭头，孟守真是河南大学的教

授，他的侄子孟某（忘其名）在临汝县政府当科长，孟守真骑自行车想到临汝县城看望他的侄子，行至临汝镇以西茹店沟（此处低洼偏僻常有土匪抢劫路人）被土匪二人劫持，当时交通闭塞，陕洛一带商人都是骑自行车携带款项往安徽界首贩运货物。阎家养的团队，名为巡路，实际上是乘机抢劫贩货商人，这些情况时有所闻，因此商人大都结队来往，以防万一。孟守真衣着朴素，好象一个商人，阎家的团队搜检孟守真的身上并未带款项，骑的车又甚破旧，不值几个钱，就问孟守真是干什么的，孟守真说他是河南大学的教授，是往县政府的。这两个人就把自行车还给孟守真，又笑着说我们是和你开玩笑吓唬你的。孟守真就问这两个人一路走到临汝镇内，因无住处，这两个人就让孟到阎家去住，阎曰礼听说是教授，就用酒饭相待。孟守真人甚老实，看阎曰礼待他很好，闲谈之间，微露团队劫车的事，并建议对团队要严加约束，不可在路上吓人。阎曰礼一听这话，心中略为沉吟，毒计陡生，认为此人不可轻放，他是一个教授，又是县政府孟科长之叔，若放他出去，他在教育界政府方面一为宣传，不仅败坏阎家的名誉，并且招出后患。夜静之时就叫这两个人把孟守真拉到寨外杀死，埋在野地。孟科长许久不得他叔的消息，就认为是路上被土匪所害，并有人传说这事一定与阎家有关。孟科长曾托我代为查访，我也曾托临汝镇警察所长李耀华代为查访，也查不出下落，最后还是他家豢养的打猎团连天声对人说出以上的情况，连天声曾予谋其事，所说当是事实了。

阎曰仁的儿子阎筱山，也曾当过团长，他知道阎家的行为，将来也总有被人告发的一天，为了想法补救，他在洛阳东车站北边建筑一所华美的房子，雇用伙夫勤务多人，专门支应客人。当时，第一战区长官驻在洛阳，各处来洛阳的高级军官

络绎不绝，阎筱山就拿出他的拉拢罗络的手段，无论平时相识与否，总要设法接近，请到他那里去玩或住宿、打牌叫妓各投所好。所以来往的军人官吏也乐意住在他那里，舒适快乐，又不花钱，都称阎筱山好结交朋友。韩复榘当河南省主席时，曾经查抄过阎家一次；刘峙当河南绥靖主任时，也曾经查抄过阎家一次，有人说经孙桐萱军长为之缓颊，才搁置下去未曾彻底究办，这也是阎筱山结交军人官吏得到的好处。

阎筱山有个年轻美貌的妾，有时也帮同阎筱山招待客人，大家也很喜欢同她玩笑。洛阳专员李杏村曾作过商震部下的师长，又是当时一个有权力的人，阎筱山就极力巴结他。李杏村藉此时常往阎筱山处玩，不久就和阎妾勾搭上了。只有阎筱山的妾发生关系，李总以为未足因为阎筱山之妾手中有很多的积蓄，李杏村派团队保护阎妾到荏头阎家煤矿上坐收煤款，又把矿上的机器运走一部份，得了许多钱，李杏村既要贪色又想得财就非把阎筱山置之死地不可，才能把妾据为己有，就不能把阎家的钱骗到手中，遂唆使阎筱山之妾出名，把阎筱山父子叔他们的种种罪恶列举出来，向军风纪巡察团控告。巡察团长金汉鼎认为阎筱山一家的人都是穷凶极恶，就准予拿办阎家现有的人。在临汝县城由巡察团、高等法院和当地驻军派兵组成审判机构，将阎曰义的儿子阎瑞卿拿获（当时阎曰仁、阎曰礼早已死去），当即出示招告，一日之内，就收到被害人的诉状一百余张，而继续控告者仍是不绝。正在定期开审，适逢日寇逼近临汝，飞机轰炸日有数起，各机关都在准备迁移，金汉鼎就把这个刚组成的审判机构即行解散，把已经拿获的阎瑞卿面交鲁山县省政府所在地枪决。阎小五早在金汉鼎来临汝前，已由县长左宗瀚抓获，经汤恩伯批准枪决。阎曰智侥幸漏网，潜逃外地，迨全省解放后才被解放军押回临汝镇枪决。

閻家被告发拿办后，閻筱山不敢出头，李杏村就和閻妾实行同居。全国解放后曾有人在开封大街上遇见閻筱山，他说要往天津和几个朋友投资办什么化学工厂，究竟是否到天津或流落他处，以后就毫无所闻了。

閻閻岑伏法始末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左宗濂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华中各省，醴陵程潜将军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我在长官部担任机要科科长，常在卷宗中发现河南群众指控临汝恶霸地主阎閻岑，杀人越货，贩毒走私，奸淫妇女，招募队伍等罪行，此系地方案件，多发交省政府处理，当时军事正紧，无暇查问结果。

一九四三年我由荣阳县长调任临汝时即有友人相告：临汝恶霸阎閻岑，以国军团长身分，横行霸道于乡里，作恶多端，气焰嚣张，恐为大患，嘱我注意。至此我始知当日所见控告文词，确有所据。到任之后，详询情形，地方士绅吞吐其辞，颇有谈虎变色之感。调阅案卷，则阎閻岑控案盈尺，从未传讯，积累已经多年，皆已不了了之。经明查暗访，始将阎氏家门，及阎閻岑所犯罪恶，得知大概。

阎閻岑先辈兄弟六人，阎曰仁曾在赵倜部下任军长，阎曰礼在直军张治公部任旅长，阎曰饴（即阎閻岑之父）曾任某部军需处长，阎曰信在乡管家，鱼肉乡里，称霸一方，由来已久。阎閻岑承父兄之余荫，亦曾钻进部队，抗战后，依附河北皇协军刘吕庆充任伪团长，刘受抚后留在河北游击，阎閻岑潜回临汝，招募队伍，藉有军职，如虎添翼，作严乡里，变本加厉，而当时河南正军事吃紧，各级官吏，终日惶惶无力顾此。阎閻岑敢于目无法纪，横行乡里，其原因所在。阎閻岑尚有一

堂兄名閻筱山，充任第三集团军总部驻洛阳办事处主任，交结要津，亦为閻閻岑作恶增加气焰。

閻閻岑家拥有田产千顷（汝人称为挂过千顷牌）还不满足，每年强将毗邻田地犁为己有，致使有人鸣锣找寻田亩。或以高利贷滚利，强以贱价肆行兼并，或于荒欠之年勒购田地。閻家田地之多，延及伊川、登封、宝丰、郑县各处，此其罪一。

閻閻岑以军职身分，往来黄河南北，每以沦陷区运携大宗烟土海落英、白面、红丸之类，在内地贩卖，违背法令，毒害人民，以牟取暴利，此其罪二。

閻閻岑所居临汝镇地方，系宛洛交通要道，来往商运行旅所必经，閻閻岑指使其豢养的匪徒拦路截劫，杀人灭口，坐地分赃，形同寨主，此其罪三。

閻閻岑性好淫色，奸淫邻近妇女，并迫令其亲属把门，致令受辱者含羞自尽，不敢声张，此其罪四。

閻閻岑豢有打手多人，往往代为打骂，勒取报酬，每因小仇小怨杀人报复。有王天毓一家八口为其所杀（王母年已八十，于閻閻岑正法之后，亲到刑场，攫食閻犯脑髓，其怨之深至于如此）其所残害人命，究有若干，实难计算，此其罪五。

閻閻岑所居地方，人称閻公馆。崇垣朱户，四角高建碉楼，私蓄武装打手数百名。被捕之后，经驻军搜出机枪四挺，步枪两百余支。其意之所在，即组织叛乱，危害国家，投敌作伥，俟机内应，此其罪六。

閻閻岑家除田地之外，在洛阳、许昌各地尚有商店、当铺，可谓富甲全县，从不完粮纳税、担负任何差派，并且向所居乡镇，要素军粮，勒派夫役，此其罪七。

综合以上各款，已属罪不容诛，更况日寇虎踞北岸，一苇可